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二十五

天啓壬戌十月重修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

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

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

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

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

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

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

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

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

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

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

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銖鉅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

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

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祀高皇帝爲受命祖孝

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

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春陵侯買光

武高祖也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大宗

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入代光武即高祖九

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

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

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

序昭穆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

卑則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

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

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

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

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

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  
 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候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  
 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  
 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  
 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  
 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上音時丈反陽百姓得其  
 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  
 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

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

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

始為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

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禮說三年

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

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故正尊

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

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也。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

乃案七經，識明堂圖。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間

古辟雍記，考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

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

樓有樓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欲具奏之，未

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大常

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

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

于天，鄭玄注曰：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以雅治

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

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

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

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之恩，德雲行，惠澤雨施，易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

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今攝提之歲，蒼

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

十年大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

萬曆十年補 後漢書卷三十三

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

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

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

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視比也并上元封舊儀及刻

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增紳射牛行

肅然天了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三月薨謚

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

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歆奮兄根少被病光武

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

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

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用反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

不怠十年僭耳降附僭耳郡武帝置故城即今僭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

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各臣子孫

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

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

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

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灾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

不登人用饑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

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正之急務憂之重

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

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

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

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他異績九年以病罷在

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

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

之辭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

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微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

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

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

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

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

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

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

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

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于觀次序禮事依

准舊典凡百五篇篇奏之也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

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

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

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

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

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

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門

候

津城門浴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

甫卒子吉嗣永

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

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

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經歷篡亂二

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未嘗

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曰間也

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

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為

東平太傅受禮於后倉號慶氏禮也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

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五帝及天地為七郊三雍

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

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也

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

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

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



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操以俟君子

操猶曲也劉向別錄

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各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

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

結髮傳充業博雅踈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

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

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

圉令

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

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

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

惡風縣殺之褒敕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

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

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

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

不為殺嚴奏褒與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

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

世以光十一以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

尚書璇璣鈴曰述

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

唐之文化治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興

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宋均

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

在中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帝驟三五皇步五

萬曆十年補刊

後世書三

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况予頑陋無以

克堪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

旨欲有與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

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

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

作之符其於言語言明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

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孿始拘孿猶拘束也前難與圖始

學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

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乃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

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

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

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

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

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

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

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

馬班固玄武司馬王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

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

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言相爭不

也定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夔堯樂官也呂

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

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

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

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

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

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

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

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

林左騎

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

永元四年遷射聲校

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

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

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

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為

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

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餽粥多蒙

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

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

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微再遷復為侍中

後漢傳二十五  
十  
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  
經雜論百十二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  
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剗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

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  
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

也通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

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疎畧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  
也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

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  
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

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畧遠謀而終不能用  
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

曰案文遠圖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  
下多一明字

者舍於了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孝章永言  
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

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專命禮臣撰定國憲  
也詩曰明發不寐

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而業絕天美議黜異端斯道  
美也

竟復墜矣業絕天美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夫三王不  
端謂張酺等奏褒擅制禮遂不行

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咸  
帝樂也莖六莖顛頓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處

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  
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

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况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  
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

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  
繁省不定也斯固世

天啓三年刊後漢傳二十五

上

而制令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修補舊文

獨何猜焉

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

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歎其不能定也

###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

射玄少為鄉嗇夫

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學官

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

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遂造太學

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

三統歷劉歆所撰凡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

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

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

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

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

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前書曰田何授易於

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

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

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嵩字賓實見趙岐傳

遂隱修經業杜

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

遠不可駁難如左氏膏盲說文曰盲隔也心下為膏穀

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

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

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

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十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

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告高密

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

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

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鄭

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

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

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維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

與迎而然則公者仁德之正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

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招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

閭門壤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矧乃鄭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

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

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度之

也相會黃巾寇奇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

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

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

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廝

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交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

人處逸大儒得意咸從從捧手有所受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

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

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執坐黨禁錮

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

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

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

式序式用也序列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

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

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闕居以安性覃思以

終業自菲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

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莞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劉放曰案文

讚當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

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綬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頗被辟不就

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從

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日西方暮

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

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今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入許之競

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

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

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

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此齊劉畫高才不過傳論玄自公為龍已為此

嘉靖九年

後漢傳二十五

古



歲至龍蛇賢人既寤以盡命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持衰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中牟縣地前書音義曰

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

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

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

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

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實於辭訓通人頗

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

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

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

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

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

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

同高貴卿公時為侍中嘗詰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

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我不見文王

曰寧我負卿無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之五 七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

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

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無咎也

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

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寯字武

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言寯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

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玄定義乖衷修禮缺孔書

明漢章中輟書謂六經也輟止也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終  
後漢書三十五

嘉靖九年刊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鄭興傳

子象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百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

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將門人也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歆義也

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

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

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

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

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醜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

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

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

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纂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

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

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雖卧洛陽庸得安枕

乎庸用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

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

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

虛心禮請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常以

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

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隳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

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

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

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

王勸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

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

諸侯以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

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

可之事驅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賢竟不稱

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與復止器曰夫中郎將太

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

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

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

之意也器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器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

恂求歸葬父母器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器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為涼州刺史

史置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

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

弗敢失墜周旋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滅郕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泰以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從舍中更停留是

以親為餌餌猶釣也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喜曰器將不足

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也

擁羗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

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器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

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

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

禮聞郊穀之言矣郊穀好古博物元疑不惑有公孫僑

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觀射父之德也左傳子產辨黃能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

國之事見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

詩人悅喜也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惟陛下

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

食與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

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結天反時為災謂

也失性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註曰於周

四月純陽用事陰傳曰日過分而未云三言過春分而三

辰有災二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

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奏鼓代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

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

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

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七文伯曰國無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堯知鯀不可用而

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

文歸國而任郊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

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鈎帶及桓公

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郊

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勒鞮告之後文公以郊穀為

是用不私其私也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

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

眾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

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

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

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天

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

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

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

範曰高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

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

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

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温

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

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平傳俊屯津鄉以南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荆州也會征南將軍岑

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送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

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

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馬南故城在今同是

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

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其斟酌謂取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闕鄉闕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纁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

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

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懸飛書誹謗下獄死事

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

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

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

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



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

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

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

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栢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

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匈

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

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

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

西域會匈奴齊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

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

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

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詔數切責至破

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

央廐令續漢志曰廐令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  
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  
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為也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  
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  
亦非其君上為忘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  
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  
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

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

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

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輿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

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後出益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

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

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十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

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

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劉放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方喻迫近不當云關升有一言可

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

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

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  
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  
太守呂羗俱修梁立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  
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羗學又不能達連進也慙負二  
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  
願推博士以避恭羗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  
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  
氏春秋立博士言直字長翁善易詔下其議四年正月  
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  
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

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  
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  
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  
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  
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  
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春  
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如令左氏費氏得  
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  
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  
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

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願傳曰君子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

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 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

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

父欽習左

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供

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

王莽從欽受左氏學

以欽為馱難將軍樂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重  
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  
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  
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  
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疑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  
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  
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  
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執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  
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也遂為異家之  
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

為友以時人莫之能破也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下  
和泣血右足武王 足至成王時下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仲尼聖德  
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巨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  
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  
撥為巨謬撥抄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  
摘擿擿抉音於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大戴記小言破道者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  
嘉靖八年

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師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  
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

邑盤庚都耿遷於殷文王都豐武陛下不當都山東也

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

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放曰有詔詔太子孝宣皇帝在久

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

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帝初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

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

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

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

巧眩移目離朱黃也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師曠不

為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

日為我聽寫之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

靈公曰有新聲頌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

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戰留思聖執眷顧儒

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

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泚汰學者之累惑泚汰猶使基

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

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布誦孔

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  
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

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  
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  
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  
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特大司  
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  
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為賓也故武王以  
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  
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太宗  
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人  
謝嘉故曰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

况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徵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

時開吏告其將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

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故人君

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夫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

日吳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亦不賤矣我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

夫天下之質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

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  
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主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楨之傅也曾祖又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

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儼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

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暉字子真受尚書

於胡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

等皆為穀梁見前書也

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

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

敬儻有大節

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儻卓異也

尤明左氏傳國

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

左氏三十一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永平中上疏獻

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

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

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

與子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

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

鸞鷲鳳之別名也國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

與也鸞鷲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



也仍類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既為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須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  
 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非會非見諷出昭  
 公而厲公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非會非見諷出昭  
 也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見諷出昭  
 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知鄭李

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  
 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  
 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斷入于  
 齊紀侯大夫其國賈逵以為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  
 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  
 弟也何以不各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  
 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名伍奢子伍  
 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讐公羊傳曰父受誅  
 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讐是不深父也左  
 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  
 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  
 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  
 黑弓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  
 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  
 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

其傳詰藏之秘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

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謹內

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

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

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

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

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真至

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讐乎委質策名二乃辟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又曰棄

父之命惡用于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吾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庭未大必折尾人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曰

畫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王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

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且二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

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施雙子孟喜梁丘賀也

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今三傳

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自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

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以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

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一日其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

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

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為金德高左

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

帝氏以雲紀

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者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曰朱宣少昊氏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

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

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是以麟鳳百數嘉瑞

正曆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也雜選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

雜選二白虎一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

可勝紀見猶朝夕恪勤遊惰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

東觀記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也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

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

外無人事謂不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

為帝言古文尚書於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

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

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講事之精意也

南宮秩比六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

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

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卽位永元三年以逵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卽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既曰爭曲且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食母怜之強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

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

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然不修小

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

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

焉爾言賈鄭雖爲儒宗而不爲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議流亡

鄭典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

謂引左氏明漢爲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張霸傳

子指

楷子陵

陵弟玄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

崇禎三年刊

後漢傳二二

一八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饒猶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

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暮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為會稽太

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

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

爭厲志節習經考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

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

學霸始到越賊木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

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

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大守起自孤生致

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

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

朝貴盛聞霸各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荅眾人笑其不

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

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羸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

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

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

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

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輔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  
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  
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  
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  
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  
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  
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漢安  
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

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  
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  
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  
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知楷從  
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  
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  
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  
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  
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冀劔冀跪謝陵

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  
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  
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  
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  
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  
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  
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  
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  
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

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

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

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

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

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

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

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

誰今知之左鉉曰言出於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

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早臨之

以兵不得已疆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在今汝

贊曰中世儒門實鄭名學衆馳一舍爭禮氈履傳曰君亦不便一介行李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告於寡君詭體謂句奴也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終 後漢書二十六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桓榮傳

子郁 玄孫典

孫焉 玄孫彬

曾孫鸞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

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

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

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

貧窶無資常

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子弟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



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

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

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

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請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

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嘆曰糾糾武夫公侯于城何湯之

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拜為議郎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放曰案文入使當為使入每朝會輒令榮

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

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

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諧續漢書曰閎字作明俞然也然

其所舉勅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臯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明相善子徽

至司徒也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車駕幸大學會

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籍蘊籍猶言寬博有餘

也蘊音餘問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

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

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拜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

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

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

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

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

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勇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備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二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二曹掾四百石餘掾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一二句周易况之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

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請寬為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詩曰之子行天德地事曰吾少而好學周禮曰不可不學也

而不見者謂也子謂曰今蒙下列不敢有非

君慎疾如養重受玉體三十年拜為太常祭初禮倉卒

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元而祭講誦不息元卿曰祭曰但

有苦氣方何時復施用乎祭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

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祭

侯祭祭謂弟子謂曰平生益氣顯宗即位尊以師禮

甚見親重拜二十為郎祭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

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祭坐東面設几杖

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祭門生數百人天

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魏位發難上時

師在是也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

二年二雍初成拜祭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禮臺碑

雍和之氣為之故謂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祭及弟

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也乃封祭為關內侯

食邑五千戶東觀漢記曰祭以尚書授朕行有對祭每

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

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撫祭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祭卒

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山在

也。除元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徒多至公卿。華密書曰：崇弟子郁嗣。長子郁嗣。長子郁嗣。長子郁嗣。

論曰：張佚評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

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其國也。

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侍連書。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

取者是高賈之事也。而運不忍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與

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而佚廷議咸援自居全

德。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意

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以罪

作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

則真邪幾於辨矣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

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

宗不許不得已受封受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

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東

記曰：永平十四年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較定於

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

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又推其各上親於辟雍自講所

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

為子夏起子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

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

起者即以待中監虎賁中郎將○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官蓋是兼字與下鴻也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較尉詔勅太子

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

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

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蕭宗即位郁以心下當卓絕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華嶠書白郁上書乞身天

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建初二年遷屯騎較尉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

上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

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

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

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強縮也保小兒被也

保當作禱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

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

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儒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

河內温人也為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近建初元年張

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

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

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

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

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  
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  
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  
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  
爲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  
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  
朱寵字仲  
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  
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  
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三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  
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

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鄴良普嗣侯  
傳國至曾孫絕鄴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  
柳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  
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  
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  
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卽拜光祿大夫遷  
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  
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卽位拜太傅與太尉朱  
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  
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

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

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

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華嶠

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

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

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

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

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

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放曰案典為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常乘驄

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

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悟宦官賞不行在御

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

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

將也○劉放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津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典文為鉤盾令故知其必

是中都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

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

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郡許遷光祿勳建安

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

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

少立操行襁袍糟

食不求盈餘

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

賢狹於養已常着大布襁袍粗食醋餐也

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

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

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

之間高其義後為巴吾汲二縣令

東觀記曰除陳留巴吾長旬月間遷河內

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

劉放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

諸府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

書奏御牾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

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嚴作礧

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

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

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

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

氏其貞忤若此

忤堅也

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

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

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址

東觀記曰

礧到吳郡楊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

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織微不漏移居楊州從事屋豫室中

中連橘樹一株實熟乃以行藩樹四面風吹落而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亾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

順治十五年刊

後漢傳二十七

九



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為訟為凶人所誣遂歿於

### 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鄭生

麟也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悟左右出為許

令許縣名今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

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華虞文章志麟文

九首誄七首九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

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

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

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

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

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

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

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貌也嶷

岐克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袞潔

操也袞下也音鳥瓜反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

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

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

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

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緝願封本鄉或謂緝曰人皆欲

縣子獨求鄉何也緝曰若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堯

堯之地

孫叔敖楚相也堯堯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成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

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吳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

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

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緝從世祖征伐

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緝卒鴻當襲封

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

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

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

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

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

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讓兄欲讓其

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作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秋之

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蒯瞶

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遂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

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

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晉書曰臣聞武王克

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

由是上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賢之也

王東遷洛陽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各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

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各公車所在因以各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與

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

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陵王羨

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

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

順治十六年刊後漢傳三十一

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

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

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

上嘆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嘆也數受賞賜

擢徙校書○劉放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曰為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為擢徙也明衍校書二字

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

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伉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

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

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

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蒼

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廬江和帝即位遷太常永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

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

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

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

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

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

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蕃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

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

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

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

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

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  
劉向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執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  
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  
言親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

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  
 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从者  
 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  
 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  
 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  
 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  
 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  
 逸所以敬天也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  
 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

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諱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

左官外附之臣

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外附

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

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

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慶也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

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素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於燕大王發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

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言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素伯伯夷率性

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

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

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

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聞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

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

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君子立

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

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

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必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

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庭列輜駕堂修

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

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首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

所食也文關於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

書曰鄉佐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

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

亂因將家屬安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

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

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

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

前後亂者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笥方曰笥宗獨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

書曰鄉佐主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

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

亂因將家屬安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

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拘邑

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

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

前後亂者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笥宗獨

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坂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遠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嬰兩膊背上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

輔都尉

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京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

也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

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

孫不敢稱百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潛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為秦所滅見史記

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

尊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

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

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

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

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

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

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祿專州縣是也

入高唐

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

伯路伯

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冠一梁千制者也黨衆得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

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

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

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

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

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

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今可且罷兵以慰

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

後漢傳卷之八

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  
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之食復抄東萊  
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  
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  
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  
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  
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  
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  
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

畜故獸不獮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  
志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穽  
地陷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初  
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  
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

以外有道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

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

連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

州今和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  
 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  
 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  
 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  
 山中當塗縣之山也今在宣州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  
 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  
 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  
 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  
 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  
 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繫太破之

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

城縣東城縣故城府今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

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

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

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異帝攻

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二千八百級虜

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筭於是東南悉平振旅

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

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

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 馮緄傳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也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

春秋司馬兵法

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

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穰苴也父煥安帝時為

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

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

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

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

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

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歿獄

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

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

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

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

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徵拜

京兆尹轉司隸較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

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

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

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

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

之詔策緝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

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

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猶六

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眾陳湯字子

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較尉矯發西域諸

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橐街馮奉

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

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千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

告諸國三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傳

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

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

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

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

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典與從邑君數十人見立

止數責因斷典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役之者陳立

又非陳湯馮傳西蓋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

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寘顏山斬首九

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

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由一猶事也言出郊以外不復

將主親授錢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已命有司祖

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

提也書曰蠻夷猾夏

猶六師

陳湯

字子

馮奉

世字

子明

乃以

節

告諸

國數

反覆

霍光

白遣

介子

與士

卒齎

金幣

以賜

外國

為名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後漢傳三

假王侯相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

往抵罪緝性烈言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執得

容姦伯夷可疑若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弟名曰

盜跖從卒九十八人橫行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樂羊陳功文

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而攻中山三年而魏之樂羊反而論功文

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

尚書朱穆奏緝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緝軍

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首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

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

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

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

宦官旨奏緝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

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雋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下

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緝以軍還盜賊復

發策免項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

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

以罪繫獄緝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

相黨遂共誹章誣緝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

俱輸左較應奉土疏理緝等得免後拜屯騎較尉復為

廷尉卒於官緝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



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邦降虜校尉終於家謝承書曰

孝廉除郎中

###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

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積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

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

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

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恒嘆述之以為有非凡之

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遇

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

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其奇之延熹五年長沙

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

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

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交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

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

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

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

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

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

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

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成後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特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推

獨警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

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

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大山都尉

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

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為荊州刺史尚見

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乃偽上言蒼梧賊入荆

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般石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

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

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

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

渠帥餘燼烏窠冒道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

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

之裨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

○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

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為惡吏死為敵鬼乞傳尚詣廷尉

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徹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

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

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

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

為狄憚畏年五十一薨熹九年卒於官

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

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愛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射

囊印今囊袋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會戰言會戰何用共

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逐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

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寔橫緣隙而生剽人盜

邑者不闕時月也闕息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

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

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序

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

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至則

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

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賈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江淮海岱度劉寇阻

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璇能用譎亦云振旅後漢書三十八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終後漢書三十八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

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夫鍾

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鍾

而不可去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然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

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

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鍾簋之器而調

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

之累也憂是孝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

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易曰東鄰殺牛不夫患水菽之薄下祿以求養者是以

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

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

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

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

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

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

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嘗以八月長吏

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苞孟嘗好

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

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

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後行六千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

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

意所戀也龜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

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

義言請使也使得帶印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

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

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

劉般數公者之美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

並華矯之詞也

劉平傳王望王扶附

劉平字公于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

莽時為郡吏守留丘長留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

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

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

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

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

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

烹平叩頭曰今日且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

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

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

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

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

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

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  
 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  
 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  
 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  
 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全椒縣屬九江郡也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  
 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  
 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  
 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

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  
 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  
 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  
 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年以老病上  
 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  
 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  
 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  
 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  
 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



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

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

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

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

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

其平乎已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

情將乘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手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

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勸請不

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

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

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

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

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

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

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孝既至不自名不稱名也

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

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

及天下亂人

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  
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  
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  
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  
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  
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  
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  
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  
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

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緄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

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唯緄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

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捕捕食之也琳自縛請先季死

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

邪魏譚少間者時亦為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

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

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

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菜不

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為主

家令公主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反梁郡車成子威二

萬曆十年補刻 後漢書卷二十九

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 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故城今在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

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

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

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

黔陬山遂數十年

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

建初元年

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為

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

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

嘗不稱善三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言喪歛賜

穀千斛列左表間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 王三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  
亂盜賊並起革自每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  
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  
有足感動人者願謹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  
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  
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  
時縣當案比案比以比之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  
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  
滎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太守嘗備禮召革  
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家廬服竟不心

陳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  
補楚大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  
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  
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  
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  
禮焉獨說時有疾不命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  
京師貴戚衛尉馬廖為中書憲冀其行各奉書致禮革  
無所報受華喬書曰終不受帝聞而益喜之後上書乞骸  
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  
革至行制詔齊相白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

何如六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  
不及董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  
羊酒以終厥身華鬻書一頭酒二解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  
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傳子世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  
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  
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  
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  
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

篡位廢為庶人回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

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

稱夫人母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

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

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

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

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

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

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十九年行幸沛

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為諸侯師

末修謂謹末修潔也

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緡錢百萬繒二百匹二

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

侯末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

居巢縣屬廬江郡也

復隨諸

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

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

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

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

肺腑天子之親屬也

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

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之名曰

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

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

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

謂農者不得商賈也

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

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

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

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法六寸間相去二

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

得二十八石旱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

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

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

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

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為

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

為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

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肅宗即位以為長樂少

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賙贈及賜冢塋地於

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

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位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

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愷猶

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

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

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

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懼

非長克讓之風成念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

翁韋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

陽侯丁鴻鄆侯鄧彪鴻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荆

音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

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宜

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

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禮父遺意致國

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

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稍遷  
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  
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  
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  
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  
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  
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  
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  
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  
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

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一千石守千里職在

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尤宜

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

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

也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后從之時征西校

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六將軍鄧騭騭嘗護

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

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

即馬英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

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二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



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  
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

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

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股元

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含華曰三公象五嶽股元

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

五常之終也三公象考功量才必序庶僚遭烈風不迷

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

暴風雨舜行不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

卿考合衆議咸稱大常朱伧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

空伧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伧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

狹遷嚴毅剛直而蓮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

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工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

之氣類歷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皇

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去反自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

師丹近世鄧彪張輔百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

免後以日食徵諸公中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

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

元年賜策罷祀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輔誠

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免十五年復為司徒

宜簡練卓異以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

河相叔孫光坐減抵罪遂增錮二世豐及其子二代謂

禁是時居廷都尉范滂復犯減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

嘉靖九年

後漢書卷之九

十一

徒揚震司空陳襄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此類也亦類

音也豈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所以進人於善也也公羊傳曰昔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畔

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

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

孫故君子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日今尚書曰刑篇

為其諱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日上刑適輕下

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

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

同如令使減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

懼及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

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爾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

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父乃許之下

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

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

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相帝時為司空

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

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

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

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祖父業

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

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

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

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鱗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

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身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乃

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

韋帶之士也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

屬淮

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歸鄉里及

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家側教授門徒常干

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

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

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

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未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

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吾親以汝矣從物

何為遂不應事也

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

講論終日

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

先生與我謹於陰堂之與

東南隅謂之與陰堂幽暗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

槨足以周棺斂形懸

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

道也濯衣冠衣也封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

終學者以為知命焉

若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年十歲至孝井枯槔杓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干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噬也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以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大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宅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家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傳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昨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父揚為

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稀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持辟使節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

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

也咨為敦煌太守時薦嵩為孝廉迎路謁侯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

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

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

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

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劉放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

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

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

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

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二者元氣去體貞魂游

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

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以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

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

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

者衣以新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棺槨之作自黃帝始崇禮爰

樽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崇禮爰

自陶唐逮于虐質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

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聖周殷人棺置妻

因之命兼二代復重以牆翬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妻

也三禮圖曰妻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表以  
以白布桐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其旗識之招復舍歛之禮復  
謂招魂復魄也舍以玉珠實口也歛以衣服歛屍也禮  
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  
記曰小歛於戶殯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  
三月而葬於葬士二日而殯論官榇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  
月而葬宅兆葬之望域也榇榇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  
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  
松榇大夫栢榇士雜木榇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  
侯三重大夫一重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歛諸侯大夫士皆用  
再重士一重衣衾稱襲之數復衣君錦衾大夫縞衾士  
縞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  
稱士三稱伯七稱大夫五稱士八歛天子百稱上公九  
稱士三十稱衣單復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  
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

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法度衰毀上下

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道王之葬禮也諸

朝于襄王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

請隧不許也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榇之

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榇三年不成孔子曰爰暨暴

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皆糜於三泉

人力單於麗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穸也

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後徒七十餘

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而珍怪莫不畢備今匠作

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小銀為百川江自生民以

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

後仲尼自衛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

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

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中之山滿坎無空舜葬

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

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未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

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皆廢也豈

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賢重

槨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也豈有匹配之會守

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則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

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時

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

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墨

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

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皆達於性理貴於遠變梁伯鸞

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遠變梁伯鸞

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

關適吳及卒葬於吳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後出

於且要離家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

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上同古

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猷所見耳

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

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歸到東平地無

墳勿卜時日葬無設首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

其勉之哉吾度復有言左朱祇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

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口之客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

乾黃土細糲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土後自著所

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

改殯祇建譬以顧命譬時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

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

周能感親蒿神養福感恩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

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十九

東晉九卷刊 後漢書三十九 二下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

後漢書四十

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

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

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

彪性沈

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

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二戰國並爭天下分

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

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

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

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

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

無子是也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

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也也漢是以即真之後天下

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方今雄桀帶州

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

知矣蹕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

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

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大公六韜曰取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

疾蹕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

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蹕終不寤

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

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躡及

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

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

徐令以病免司隸學為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

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後好事者頗或

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揚楮

少孫史孝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

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史終古殷太史何擊問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

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掌惡臣衛史萃龍滑曰我故孟子曰楚之檇杌晉之乘

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定公魯君子左丘明論

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

由是乘檇杌之事遂闕不行於時為闕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

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

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并爭秦并諸侯則有

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

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

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

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龍首獲白作本紀世家列傳書

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云景紀

生表日者傳三王世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

功也至於採經傳分教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

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學則

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為薄五經也序貨殖則經仁義

後漢傳三十一

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頓弱歲時

行而無所比矣無巖處商士之道游俠則職學節而貴

格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

厭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

齊與世沈浮而舉榮名哉此其大敵傷道所以遇

極刑之咎也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

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

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口定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

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

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

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

孫相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亂當世家而

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

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

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刊削也謂刪落若序司馬

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

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者

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

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彪復辟司徒王况府王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建武

二十三年王况為司徒十九年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

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

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

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

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

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

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

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

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碚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

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讀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

敬之道遺其子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

錯為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

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

術以賜太子善之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為梁王

拜錯為太子家令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

好書故令誼傳之帝之少子名揖愛而

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

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儵等之太子言操侍太子朝不

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且修習

禮樂而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

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

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

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法制勅

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宜請問明不媒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

主門衛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察舉也司徒廉為廉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

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

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弘

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言彪

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耻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

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

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

儒以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永平初東

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

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將

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驃騎

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唯

天啓三年刊後漢書卷三十一

與周公二人而巳 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固幸得生於清明

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螻螳謂細微也誠美

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

也公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

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採擇狂

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廟朝之言也竊見慕

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

爭歸之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堯舉臯陶令湯舉伊尹

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

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旨於當

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

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

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蕭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為

俊也美士為彥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

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

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

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

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

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悞宜令考績

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

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

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嘆曰安

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充益高

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鬪壞軍陷陣三軍不收當至莒城下殺

二十七人而死矣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以

術藝下嚴下莊子也新序曰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

死一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鬪獲甲

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卜人而死論語孔子曰下莊子之勇冉求之執文之以禮

樂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

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懼

後我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段達

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

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

夫子所為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下和獻寶以離

斷趾離被也斷趾則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終

不見信目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

歸善願將軍隆照徵之明信日晏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

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三十一

八



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

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

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

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叙圖傳曰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除蘭臺

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

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祕書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

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

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

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

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

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

白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

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

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

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

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

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乃上兩

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蓋

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

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

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張

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

為輟而弗康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

輟止也康安也廣雅曰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

古之幽情攄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

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

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秦華終南之山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嶠有二陵

其南陵夏后臯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

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

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秦州洪大也華

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

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揚雄衛尉

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奧深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

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

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曰六合周禮曰神方千里曰王畿三成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六漢受

謂周秦漢並都之也龍興武視喻盛疆也孔安國尚書仰寤東

命而都之也龍興武視喻盛疆也孔安國尚書仰寤東

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

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于東井又河圖曰帝劉

季日角戴勝斗角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下張兵鈴劉季起東井秦之

分野明漢常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

代秦都關中張良也倉頡扁曰演者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

西顧實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

乃眷於是晞秦嶺眺北阜挾鄠霸據龍首晞望也音希

秦嶺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

橫亘者是也鄠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

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圖皇基於億載度宏

尾達樊川在旁曰挾在上曰據也

規而大起肇自高而中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

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建金城其萬雉

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

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為堵三堵為雉

字林子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

門為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內則街衢洞達

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

城溢郭傍流百壘紅塵四合烟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

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於

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四方游士擬

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

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

雜錯鄭玄注周禮云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

云姬姜大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

交合衆騁騫乎其中

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

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

若乃觀其四郊浮游

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居邑相承英俊

之域蔽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

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倉頡篇

曰黼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

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私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常賢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為太尉

長陵人張安世為大司馬朱博為司空竝杜陵人與平州人平晏為司徒常賢為大司馬竝平陵人也

與平州

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疆幹

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

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疆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以後不遷故准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為徙義亦通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犖

諸夏兼其所有

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連犖猶紹絕也連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

中國也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土灞產之西都涇

謂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各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

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

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

孔安國注南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

山林竹樹蔬食果食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客曰野其陰則

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官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

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猶北也九楚山九高峻故將軍云甘泉山在

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謂作甘泉頌楊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

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重成雲五

穀垂穎桑麻敷荼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傍北山東注洛漑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漑田四千餘頃因名曰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既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夫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下兮反廣雅曰塲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濕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麥菽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荼茂盛也音芬東郊則

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西

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

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

謂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官平樂爾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

中乃有九真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峴

嶮越巨海珠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生云駒形

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支國臨西海有大島卵如

甕條支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其宮室也

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

崇禎三年刊

其宮室也

崇禎三年刊

崇禎三年刊

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

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揚華司空儀曰

普彼坤靈伴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德紫宮也劉

回七畧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大

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

環之匡衡十二星蒲臣皆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

紫星見太微方而紫宮圍也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焚燎以布翼荷

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

謂在山之上也禪蒼曰瑰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

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焚復屋之棟

椽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雕玉瑱以所楹裁金壁

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廣雅曰瑱瑱也

以飾瑤發五色之渥采光爛朗以影彰音田瑱與瑱通

楹柱也雕玉為瑱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棟於是左瑛

瑤瑤瑛瑛注曰瑤瑛瑛也渥光潤也爛音豔

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

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擊虞決疑

者為階級千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域亦作城言階級勒

城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

世室九階鄭玄注曰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

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闈簾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

宮是環衡橫也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

宮正門也三輔皇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

因也衡橫也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

也闕門限也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

宮是環徇猶繞也崇高也問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

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

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

金華殿大玉堂殿中曰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

仙殿殫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

盡也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三十一

一百

步輦唯所息宴

增重也繁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後反峨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輦

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

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

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好居

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

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

金缸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

光在焉

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裛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絞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

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曰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缸穀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缸其中銜璧納之於璧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殿璧帶往往為黃金缸函

藍田下璽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

雄曰翡翠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玄黎左傳曰晉荀息

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也於是玄墀釳切玉階彤庭礪礪采緻琳珉青瑩珊瑚

碧樹周阿而生

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髹音休漆黑故曰玄墀殿上地也又曰

板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釳音口礪礪琳珉並石次玉者礪音而亮反礪音戚綵緻其文理密也青瑩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樹其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

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殿也

紅羅颯纒綺組續紛精耀華

燭俯仰如神

薛綜注西京賦曰颯纒長袖貌颯音素合反纒音山綺反綺文縉也組綬也續紛盛貌

燭照也言精彩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也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

天啓三年刊

後集卷三

三

蓋以百數

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婕妤好媵娥倭華美

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媿靈保林良使夜吾秩祿同共為一等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

美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左右廷中朝堂百僚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弱翁濟陰人邴吉字少卿

魯國人並為丞相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

亡秦之毒螫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

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楊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

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若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

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與邴魏有聲是時黜漢涉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也故

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

洽于黎庶

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與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

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

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

教告王曰諄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

望之平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群

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

承明殿前之廡也金馬署

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書也孝經鈎命夫曰丘撥祕文

也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

郡之廉孝

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鈎陳紫宮外星也官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



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舉孝廉虎賁贅衣闈尹闈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衛之臣

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闈尹闈寺並宦官周禮有闈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周廬千列徼道綺昔廬謂宿衛之廬司主也協韻音伺

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徼道徼巡京師也輦路經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徼巡京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央而連桂宮

北彌明光而緝長樂陵燈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栝棧而棲金雀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燈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說文曰栝棧殿堂上最

高之處也栝音孤棧音力登反其上樓金雀馬三輔故

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內則別風之嶢嶢眇麗巧而竦擢

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東有折風闕關中記

曰折風一名別風嶢嶢高也嶢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為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闔戶爾乃正殿崔魏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馬盪

而出馭娑洞枵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

光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馭娑洞枵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馭音殆盪音蕩馭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枵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激入於殿

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

回帶於焚楯雖輕信與標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臺

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說文曰焚棟也爾雅曰楯謂之梁郭璞云門戶

萬曆十年刊

上橫梁也方言曰僂輕也音四妙反鄭玄注禮記曰夜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昭驚貌也音丑

反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怛怛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

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馬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既懲

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篠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復道也廣雅曰窈篠深也杳與窈通篠音它鳥反陽明也

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於複排飛閣而上出若游目於道宮宇深邃又不見明也

天表似無依之洋洋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灑神嶽之蔣蔣

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

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

二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與於是靈草冬

祭神木叢生巖峻崔萃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

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祖回反萃音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抗仙掌以承露

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塏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前書曰武帝時

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王肩

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埃塏音皓馬文成之不誕馳五塵也鮮潔也說文曰顥白貌音皓

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

館匪吾人之所寧丕大也誕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

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萬曆十年補刊

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為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王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圉因茲以威戎夸狄

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命荆州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

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

集禁林而屯聚荆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其人驅之闐音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

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

籠山絡野列卒周市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於

是乘鑿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專不

敢濼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

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

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駮乘飛廉館名武帝所作前書音

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

文如豹文於館遂繞豐鎬歷上蘭六師發胄百獸駭殫

上作之因名焉

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

三乃拗怒而少息鄴文王所都有鄴縣東鎬武王所都

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自獸率舞駭

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之貌淪音躍塗汚也反覆

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躪也音汝九反躪轢也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少怒而爾乃期門飲飛列刃鑕鑕要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颯

颯紛紛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伙飛射士音義使飛本秦左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前書曰武帝與

機弩牙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也說文曰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

北地良家子期

林中紡織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行海

北地良家子期

林中紡織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音決

賦曰割鮮染翰孔安國沐尚書曰鳥音步交反于虛響賜

畢勞逸齊大輅鳴鸞容與裴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

明之池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駟輅儀以鸞和為節鄭玄注曰鸞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

上林苑有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廣樹蔭蔚

芳草被髮蘭苴發色矇矇猗猗若揭錦布綉嬋耀乎其

陂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入牽牛織女之象也漢天河也鄭璞注爾雅云苳香草音昌改反釋名

文曰搖舒之貌說玄鸞白鸞黃鸞鸚鵡鵠鵙鵙鳧鳧鳧

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注鴈似

鳧近尾略不銜地行江東謂之魚鵠音火交反說文曰鵠鵠雀也爾雅曰鵠鵠音括郭璞注曰即鵠也

手關西鸚鵡之相視俾子不運而風郭璞注爾雅曰在

野曰鳧在家曰鶩並鳴也鄭玄注詩云鶩鳧屬也音一

於荷葉上毛莫注詩於是後宮乘輅路登龍舟張鳳蓋

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埤蒼曰輅卧車

南子曰龍舟鸚首浮次以虞和譚新論曰乘車玉瓜華

芝及鳳皇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淮南

子曰祛舉也澹音徒敢反擢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

厲天鳥群翔魚開淵權梓也謳歌也震協韻招白閒下

雙鵠揄文竿出比日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名此言白

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鵬黑鵬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曰魯人有好釣

者次桂為餌銀黃金之鈞錯以銀碧垂翡翠撫鳴童御矰

繳方舟立驚兔仰極樂廣雅曰懂謂之懂懂音直江反

鳥親也音衛禮也以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遂風舉雲搖浮遊音覽前乘

秦領後越九峻音協韻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官館所歷百

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儲道也岐山雍縣在扶風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

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

天下理歎亂歎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

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

書曰宣帝頌好神仙王褒張子僑等並待詔于斯之時

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商修族世之所嚮工

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數也代百年並舉也

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

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

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

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終

後漢書四十



